

何博士備論卷下

宋 何去非正通撰

鄧艾

事物之理可以情通而不可以迹係通之以情則有以適變而應乎聖人所與之權係之以迹則無以制宜而入乎聖人所疾之固是以天下事功之成常出於權而其不濟常主於固夫以人為是而求踐之不知所以踐者於今為非以人為非而求矯之不知所以矯者於今為是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係之以既往之迹故其所以踐與矯者適足以為禍悔之資也昔衛青之擊匈奴其裨將蘇建盡亡其軍於今當斬青以不敢專誅於外囚建送之人皆多青之不擅權得所以為臣與帥之順道也皇甫嵩討賊梁州董卓副之賊平詔卓以兵屬嵩卓不受詔拔兵睥睨人皆勸嵩誅之嵩不欲其專誅於外也以狀聞卓因遂其兇逆卒以不制夫嵩之舍卓者非出於他也蓋以衛青不戮蘇建獲恭厚之譽遂係迹而求踐之不知所以舍卓者於今為縱寇也鄧艾之伐蜀也出於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乘危決命卒俘劉禪可謂功矣然其心氣濶畧以為閩外之任當制威賞乃大專拜假至欲擅王劉禪留西不遣雖司馬文王以順諭之猶不見聽是以鍾會得入其間以及於誅而不悟也夫艾之專制者非出於他也蓋以皇甫嵩常要譽求全而失於董卓故蹈後悔遂係迹而求矯之不知所以矯嵩者於今為召禍也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專係乎既往之迹此所以不自知夫禍悔之集也觀艾之為將

也急於智名而銳於勇功。喜邀前利而忘顧後患者也。艾常以是勝敵矣。而卒結禍於其身者。亦以此也。始鍾會以十萬之勁而趨劍閣。姜維以摧折之師。僊於奔命。雖能拒扼而終非堅敵也。艾為主帥。不務以全策縻之。乃獨以其兵萬人。自陰平邪徑而趨江油。以襲劉禪。蓋出其不意而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險。治橋閣。巖谷峻絕。士皆攀緣崖木。投墜而下。又糧運不繼。而艾至於以糧自裹。轉運而下。嗚呼。可謂危矣。士皆殊死決戰。僅獲破諾葛瞻之師。而劉禪恃迫。即時束手。使禪獨忍數日之不降。以待援師之集。則艾為以肉齒餓虎矣。艾一不濟。則鍾會十萬之師。可傳呼而潰矣。艾以其身為僥倖之舉者。乃求生救敗之計。非所謂取亂侮亡之師。而亦非大將自任之至數也。是役也。非艾無以取勝於速。而其勝也有出於幸。使其不幸而至於潰敗者。亦艾致也。夫奇道之兵。將以掩覆於其外。必有以應聽於其內。然後可與勝期。而功會也。唐李愬之入蔡。以取吳元濟也。以其有李祐之為鄉道故也。使其無應聽之主。則愬亦何能乘危而僥倖也。西漢中興之名將。無若趙充國。史稱其沈勇有大畧。觀其為兵。期於克敵而已。每以全師保勝為策。未嘗苟競於一戰。故其居軍無顯赫殲滅之効。卒至勝敵於股掌之上。安邊定寇。皆出其畫。而獨收其成勳。他將無與焉。幾於所謂無智名勇功之善者也。由是觀之。艾之所以不能免者。亦其操術之致然也。

吳

古之豪傑。有功業之大志。其才力雖足。有以取濟。而無謀夫策士。合奇集智。以更轉其不迫。使

無失乎事機之會。則往往功敗業去。而為徒發者皆是也。昔東漢董卓之變。豪傑相視而起於中州者。若袁曹劉呂。皆負其姦豪之資。求因時乘變以濟所欲。特孫堅激於忠勇。投袂特起於區區之下郡。奮以誅卓。雖卓亦獨憚而避之。惜乎三失大幾。而功業不就。卒以輕敵。遂殞其身。由無謀夫策士以發其智慮之所不及故也。始堅以義從之士起於長沙。北至南陽。眾已數萬。南陽太守不時調給。堅責以稽停義師。按軍律而誅之。人大震服。南陽民籍且數百萬。兵強食阜。而堅不遂據之。以治軍整卒。命一偏將西趨武關。以震三輔。身扼成臯。而定鞏洛。迎天子而奉之。仗順討逆。以濟其志。乃反棄去。而袁術得以起。而收於羈旅之中。以為已資。遂以驕肆。此堅之一失也。夫董卓之強。天下畏之。袁紹曹公相與敵血而起者。凡十一將。皆擁據州郡。眾合數萬。然無敢先發以向卓者。獨曹公與其偏將遇。遂以敗北。而堅獨以其兵趨之。合戰。陽人大破其軍。集其銳將。卓深震憚。乃遣腹心詣堅。和親。咸令疏其子弟。勝刺史郡守者。悉表用之。向使堅陽合而陰伺之。差其宗親。苟勝軍事者。皆列疏與馬。使得各據土。握兵以大其勢。徐四起以感之。則其取卓易於反掌。不知出此。乃怒辱其使。誓必誅卓。使之憤懼。遂殘汙洛陽。劫持天子。西引入關。以避其鋒。而窮其毒。此堅之二失也。夫兵以義動者。其勢足以特立。則何至於附人。苟唯不能而有所附。必其德義足以為天下之所歸往者。然後從之。袁術徒膺藉世資。以役天下。其驕豪不武。非托身之主也。堅已驅卓而收復雒陽之殘壞。不能阻山河之固。因形勢之便。以觀天下之變。乃還軍魯陽。聽役於術。為之崎嶇轉戰。以搏黃祖。卒殞其身於襄漢之間。無

異士伍此堅之三失也夫一舉事而三失隨之則其功業違矣孫策壯武術畧過於其父又有周瑜魯肅之儔以輔其起惜乎堅之不善基也使其不得奮於中原以競天下然策一舉而遂收江東為鼎足之資使其不死當為魏之大患策之不得起於中原非其智力之不逮蓋袁紹已據河北曹公已收河南獨無隙以投之故也以劉備之間關轉戰至於白首不獲中州一塊之壤以寓其足而策乃能以敵兵千餘渡江轉鬪不數歲而席卷江東此其過備遠矣權之勇決進取無以逮其父兄然審幾察變持保江東於權有焉夫三國之形雖號鼎足而其雌雄強弱固有所在魏雖不能遂并天下蓋不失其為雄強吳蜀雖能各據其國然不免為雌弱權惟能知乎此是以內加撫循而外加備禦而已時有出師動眾以示武警敵者此不適合淝而西不過襄陽未嘗大舉輕發以求徵倖於魏而魏人之加於我亦嘗有以拒之未嘗因折是以終權之世而江東安由是觀之則權之為謀審於諸葛武侯之用蜀矣

### 蜀

或曰劉備之爭天下也不因中原而西入巴蜀此所以據非其地而卒以不振歟曰有之也備非特委中原而趨巴蜀也亦爭之不可得然後委之而西入耳備之西者由智窮力億蓋晚而後出於其勢之不得已也方其豪傑並起而備已與之周旋於中原矣始得徐州而呂布奪之中得豫州而曹公奪之晚得荊州而孫權奪之備將興復劉氏之大業其志未嘗一日而忘中州也然卒無以暫寓其足委而西入者有曹操孫權之兵軋之也備之既失豫州而南依劉表

也始得孔明於羈窮困蹙之際而孔明始導之以取荆取益而自為資孔明豈以中州為不足起而以區區荆益之一隅足以有為耶亦以魏制中原吳擅江左天下之未為吳魏者荆益而已顧備不取此則無所歸者故也是以一敗曹公而遂收荊州繼逐劉璋而遂取益州者孔明之畧也雖然孔明之於二州也得所以取之而失所以用之至於遂亡荊州而勞用蜀民功業亦以不就良有以也夫荊州之壤界於吳蜀之間而二國之所必爭者也自其勢而言之以吳而取荆則近而順以蜀而爭荆則遠而艱蜀之不能有荆猶魏之不能有漢中也是以先主朝得益州而孫權暮求其荊州權之求之也非以備之得蜀而無事乎荆也亦以其自蜀而爭之不若乎吳之順故也故直求之者所以示吾有以收之也蓋備一不聽而權已奪其三郡備無以爭而中分界之以分裂不全之荊州而有孫權之窺聽其後為之鎮撫則安動復則危亮不察此而恃關侯之勇使舉其眾以北侵魏之襄陽故孫權起躡其後殺關侯而盡爭其荊州此孔明失於所以用荆也然後備之所有獨岷益耳雖然地僻人固魏人不敢輕加之兵而鼎盛之形遂成使備之不西而唯徘徊於中州則亦不知所以稅駕矣備之既死舉國而屬之孔明孔明有立功之志而無成功之量有合眾之仁而無用眾之智故嘗數動其眾而亟於立功功每不就而眾已疲此孔明失於所以用蜀也夫蜀之為國巖僻而固非圖天下者之所必爭然亦未嘗不忌其動以其有以窺天下之變出而乘之也雖然蜀之與魏其為大小強弱之勢蓋可見也曹公雖死而魏未有變又有司馬仲達以制其兵孔明於此不能因備之亡深自抑弱以

盈怠其心。使其無意於我。勵兵儲粟。伺其一旦之變。因河渭之上流。畏糧卷甲。起而乘之。則莫不得志。乃以區區新造之蜀。倡為仁義之師。強天下以思漢。日引而北。以求吞魏。而復劉氏。故常千里負糧。以邀一日之戰。不以敗還。即以饑退。此其亟於有功。而亡其量以待之也。善為兵者。攻其所必應。擊其所不備。而取勝也。皆出於奇。孔明連歲之出。而魏人每雍容不應。以老其師。遂至於徒歸。而又以吾小弱。而向強大。未嘗出於可勝之奇。蜀師每出。魏廷常請萬兵。趨他道。以為奇。亮每拒之。而延深以憤惋。孔明之出者六。蓋嘗一用其奇矣。聲音由斜谷。而遂攻祁山。以出魏人之不意。一旦而降其三郡。關輔大震。卒以失律。自喪其師。奇之不可廢於兵也。如此。而孔明之不務此也。此銳於動眾。而無其智以用之也。嗚呼。非湯武之師。而惡乎出奇。卒以喪敗其眾者。可屢為哉。雖然。孔明不可謂其非賢者也。要之黠數無方。以當司馬仲達。則非敵故也。范蠡之謂勾踐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范蠡自知其所長。而亦不強於其所短。是以能濟。孔明之於蜀。大夫種之任也。今以種蠡之事。一身而二任之。此其所以不獲兩濟者也。

陸機

掃境內之眾。而屬人以將。持疏遠之身。而將人之兵。於君臣授受之際。皆危機也。善任將者。不以其兵輕屬於人。善為將者。不以其身輕任其寄。君必有以深得於臣。而使之將。臣必有以深得於君。而為其將。故武事可立。而戰功可收。君臣皆獲令名於天下。古之人有行之者。孫武之

於吳王闔閭。田穰首之於齊景公。周亞夫之於漢文帝是也。始武以兵法干吳王也。王試之以婦人。武即因其所以試我者。探其心而占之。其意已在乎二姬之首也。二姬王之所甚愛者。武固知乎深宮之婦人。且安王之寵。豈嘗知枹鼓之約束。而嚴將軍之令哉。然必斬之而不釋者。非有怨夫二姬者也。且藉其首以探王之誠心。所以信我者。固與不固也。吳王果不恤二姬之死。而知孫武之善兵。遂卒將之。武亦知王之所以任我者。固而安為其將。故能西破強楚。北威齊晉。而吳以強霸。齊景公以田穰首之為將軍也。受鉞之始。因請其寵臣莊賈以監其軍。穰首豈真以人微權輕。而有賴於賈哉。其意固已在乎賈之戮也。賈雖差頃刻之約。可以情免也。然卒不置其誅者。非有忍於賈也。姑借其死以探齊君之誠心。而占其所以任我者。篤與否也。景公果賢其人。而任之不疑。故能大卻燕晉之師。而還其所侵。漢文嚴三將軍之屯。以備邊。躬勞其軍。至於細柳之亞夫。雖天子之詔。而屈於將軍之令。方是之時。細柳之士。徒知亞夫之威。而不知漢文之尊也。豈亞夫於此。恃君臣之分。而為是不可犯哉。亦以探孝文之誠心。以占其待我者。至與未至也。漢文果高其才。屬於景帝。以為可以重任。而亞夫亦以闔外之事。自專。故七國之反。總制其軍。遂能固拒救梁之詔。而平關東之變。世之淺者。徒見夫三人得徇眾立威之道。曾不知其為術也。微非特主乎循眾立威而已也。至於君臣所以相得之始。固結其心。不可之間。離毀敗。而以勳名自全者。皆出乎此故也。甚矣陸生之不講乎為將之術也。機以亡國。羈旅之身。委質上國。於術無所持。於氣無所養。徒於才傲物。犯怒於取司馬穎。強肆不君。舉犯順。

之師。豈足為託身之主哉。機以怨讐之府。一朝身先羣士。都督其軍。而眾至數十萬。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彼既失所任矣。而機內無術。以採其所以任我者之心。外無權。以濟其所。以屬我者之事。乃方慨然自擬管樂。臨戎之始。孟超以偏校干其令。而辱之。若遇僕虜。而機不以為戮。而舍之。以是而將。用是而戰。雖提師百萬。孰救其敗哉。故鹿苑之潰。死者如積。眾毀。因之。遂致其誅。為天下笑。才不足勝其所寄。智不足酬其所知。一投足舉踵。則顛踣隨之。乃歸禍於三代之將。豈不繆歟。或曰。機雖世將。而儒者也。軍旅之事。非其素所長者。遂喪其師。此王衍。房瑄之徒。皆以招敗也。嗟乎。以儒而將。至乎喪師者。才不足以任將。故也。必曰。儒果不可以將。將果不可用儒者。非也。才之所在。無惡其儒也。使儒而知將。則世將有所不能窺也。至若機者。適足以殺其軀而已。何足道哉。

### 晉上

神器之重。有以自歸而後收之。有以力取而後得之。自歸而後收之者。三代之上是也。力取而後得之者。秦漢而下是也。夫歸我而收之。與夫我取而得之。固有間矣。而其所以取之之道。又有甚異者焉。然則富天下者。亦觀乎所取之道如何耳。魏之取漢。異於漢之所以取秦。晉之取魏。異於魏之所以取漢。魏示晉以所取漢之迹。晉襲魏以所取魏之權。是晉之取魏者。魏啟之也。晉將蹈迹而取魏也。是以汲汲而求執魏之權。魏徒見權之去我。而在晉。猶昔之去漢。而在魏也。是以安其所取。而以天下輸之。乃自謂所當然者。故晉於得魏之迹。無以異於魏得漢。而



於所以取魏之道最為無名。蓋有類夫王莽之盜漢也。雖然晉室之禍亦魏有以遺之。嗚呼。豈亦天意者耶。昔者秦為無道。天下之民唯恐秦之不亡也。是以豪傑相與起而誅秦。秦亡而漢得之。是漢無所負於秦也。東漢自董卓之亂。天下痛其禍。漢之深相與建議敵血起而誅卓者。凡以為漢也。卓既誅矣。而曹操二袁乃始連兵相噬以爭天下。而求代漢。曹操先得挾漢之策以令天下。終於漢不自亡。而操取之。是魏猶有負於漢也。漢之亡也。非天下亡之。是操取之也。雖然。微曹操則漢之天下不得不亡。以其有二袁之竊取之也。操收天下於二袁竊取之中。是漢嘗亡天下矣。而操收之。則魏猶為有名也。故曰魏之取漢。異乎漢之取秦也。至於晉也。則不然。自司馬仲達已韜藏禍。姦於操之世。操嘗悟之。而不自決也。以授之於丕。而丕昏弱。加全佑而倚任之。故其於操之亡。乃稍駸以立其盜權之功。遂收其權而私執之。所謂盜權之功者。蓋東定遼東而取孟達。南推王浚而內誅曹爽耳。非有存其既亡。續其既絕之大勳。若魏之於漢也。蓋知夫魏之取漢。其道由此也。是以汲汲求蹈其迹。而竊收其權。更四世而回執之。至於一旦取魏於偃然無事之間。而天下之人亦安之於無可奈何。是最為無名。而有類夫王莽之盜漢也。及夫晉之宗室內叛。烽烟外起。至於陵夷而不可勝數者。亦魏有以遺之。魏亡公族之懸雖號加侯玉。而無尺土。一民之奉。晉人取而代之。橋其無枝葉之庇。於是大殖宗室。假之制兵。專國之權。一旦八王內相屠噬。至於禍結不可勝解。而羣盜乘之。關右秦川。帝王之宅也。魏武大徙西北之眾。而錯居之。以扞蜀寇。至於近發肘腋。不可勝救。以成永嘉之禍。由是觀之。則凡

晉室之大變皆魏有以遺之嗚呼豈亦天意者耶。

晉下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觀之迹而發於迹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無迹之可觀雖甚愚怯必加所警備而發於近者其毒常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遲者其毒常深昔者五代之禍晉室其起非一朝之故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緩國更三世而歷君者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為禍之形常隱於福為福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為今日之禍福而不知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於其未發皆莫覩其昭然之形此其為禍至於不可撓救之也先王之世侯甸要荒各以其職來貢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四國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得與夫備物盛禮之觀而隱寓其羈縻勿縱之義甚深遠也後世之君幸其衰微而樂其向服也因內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後塞之警或藉其兵而為寇敵之杆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溷然若決坊水莫之能遏晉為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不覩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乘武帝攘擊匈奴之威令五單于爭始於呼韓邪之朝元帝時請罷邊備續法應之家以為自孝武攘之漠北奪其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過陰山未嘗不哭其喪亡也今罷備塞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報謝焉自是人亦浸而南顧漢亦甚悅其來而不知卻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

庭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屯守北地胡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雁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悉為彼有。加徙叛羗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氏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部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為敵國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羗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美而其逞暴貪悍樂鬪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眾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遲而為毒深者也。雖然彼之內徙而聽役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其間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為子孫後世之慮然皆安其內附或樂用其力惟恐其不能鳩合而收役之雖有失為禍之形皆不為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徧撫天下固無藉乎他國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為之假建名號而廩資之使各以其種族而還之舊土彼將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截然有內外之限後雖有警則無至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英果之主為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為以救其未發之深禍。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侈欲形於天下其能有及於此邪。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恬不為省方抱虎而熟寐爾嗟乎為天下者無恃其為平日之福

而忽所隱之禍也哉

將堅上

兵以義舉而以智克戰以順合而以奇勝堅之為是役也質於義順則犯考於奇智則誦悖於其所興者三玩於其所用者二此其所以敗亡而不救也所謂悖於其所興者三者不懲魏人再舉之退敗而求濟其欲於天命未改之晉一也逞其桀驁之雄心求襲正統而干授天命二也溺於鮮卑中我以禍而忘其為社稷之讐三也三者悖矣而又玩於所以用者二焉勢重不分而趨一道首尾相失無他奇變一也驕其盛強足以必勝棄其大軍易敵輕進二也此兵家之深忌也吳王叔七國百萬之師而西不用田祿伯之言乃專力於梁以至於敗者惡其權之分也祿山舉范陽數十萬之眾而南不用何千年之畫乃併兵徐行卒以不濟者惜其勢之分也雖假息反虜敗亡隨之亦昧於兵之至數也趙括之論兵工矣雖其父奢無以難之然獨憂其當敗趙軍者以其言於易也王邑恥不生縛其敵而徒過昆陽卒以大敗者以其用於易也惡其權之分則不以其兵屬人無屬人以兵是自疑之也惜其勢之分則不以其兵假人無假人以兵是自孤之也以易言之者有所不將而將必敗也以易用之者有所不戰而戰必潰也蓋眾而惡分則與寡同強而易敵則與約同出於眾強之名而居寡弱之實者其將皆可覆而取也夫東南之所恃以為固而抗衡中原者以其有長淮大江千里之險也然而吳亡於前而陳滅於後者彼之動者義與順所出者智與奇也晉之取吳也二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六隋之

取陳也五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八。惟其所出之道多。則彼之所受敵者眾。是其千里之江淮固與我共之矣。今堅之所率者百萬之強。而前後千里。其為前鋒者。惟二十五萬。而專向壽春。堅嘗自恃其眾之盛。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乃自向項城。棄其大軍。而以輕騎八千赴之。是以晉人乘其未集而急擊之。及其既敗。而後至之兵。皆死於躡踐。惡在其為百萬之卒也。使堅之師離為十道。偕發並至。分壓其境。輕騎游卒。營其要害。將自為敵。士自為戰。雖主客之勢殊。攻守之形異。晉誠善距而卻我之二三。則吾所用以取勝者。蓋亦六七。雖未足以亡晉。而亦以勝還也。嗟夫。堅之於諸國也。固所謂鐵中之錚錚者矣。然至此而大悖者。益信乎兵多之難辦也。蓋兵有眾寡。勢有分合。以寡而遇眾。其勢宜合。以眾而遇眾。其勢宜分。黥布反攻楚。楚為三軍以禦之。而又自戰於其地。布大破其一軍。而二軍潰散。吳漢之討公孫述。以兵二萬。自將而逼成都。授其裨將劉尚萬人。使別屯江南。相距者二十里。述分將攻之。漢尚俱敗。此兵少而分之患也。然而知其妙者。雖少猶將分之。以兵必出於奇。而奇常在於分故也。項羽之二十八騎。而分之為四會之為三。是也。至於兵大勢重。而致潰敗者。未嘗不在乎不分之過也。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此言其陣之分也。以陣而必分。則凡兵之大勢者可知也。蓋兵大勢重。分之則所趨者廣。之以出奇。而人自為戰。不分則所應者獨。難以合變。而身卒其敵將以其身卒敵。而士不自為戰。求其無敗不可得也。嗟乎。人常樂乎大眾之率。苟唯不知其所用而用之。雖至死而不悟者。豈特為符堅

也哉

苻堅下

荆揚難居天下之一隅而有長淮大江之阻其俗輕易動悍喜事爭亂自周之微為吳越楚之  
 僭強常以其兵服役天下然其為形勢非圖天下者之所先事而必爭故後世豪傑多乘中州  
 之擾趨而據之自其為孫氏之吳已而為晉宋齊梁陳之代興雖不能徧撫二州之境然皆以  
 帝號自娛抗衡北方而不為下自非中州大定而其國失政雖以重師臨之鮮有得志故魏武  
 乘舉荆之勢以數十萬之眾困於烏林魏文繼之大舉獨臨江歎息而返苻堅以秦雍百萬之  
 強而臨淮淝一戰而潰惟其後世屢昏驕虐上下攜叛而中州之主為伐罪弔民之師則雖江  
 淮之阻亦無足以憑負矣然而陳叔寶猶謂周師之眾嘗退敗於五至而不以為虞是以晉武  
 之俘孫皓隋文之俘叔寶皆易於拾遺也而苻堅不懲魏人之不濟乃欲申其威於天命未改  
 之晉此其所以敗也雖然自古邊徼之強未有遂能并集天下之一統者此姚弋仲所以重訓  
 其子孫使必無亡於歸晉而苻融惓惓致戒於堅者凡以此也而堅昧於自度常以正朔不被  
 四海為愧而銳於東南之拜達忠智之言收姦倖之計一舉而大喪其師寇讐因之遂亡其國  
 不惟失夫之所相亦其自取之速也始堅以豪壯之資奮於傳伍獲王猛之材以輔成其志業  
 遂能自三秦之強平殄燕代吞滅梁蜀九州之壤而制其七可謂威矣然而東晉雖微眾材任  
 事主無失德而堅乃拂眾圖之其廷臣戚屬相與力爭而不得也獨慕容垂以失國之讐欲以

其禍中之求乘其弊而復燕祀乃力贊其起堅甚悅而不疑以為獨與已合遂空國大舉而備於一戰返未及境而鮮卑叛羗共起而乘之身為俘虜遂亡其國嗚呼可不謂其非昏悖歟夫昔之智者多能中人以禍使之悅赴而不以為疑而昧者常安投其禍雖死而不悟漢世祖方安集河北更始之將謝躬以兵數萬來屯於鄴光武忘之乃好謂之曰吾行擊青犢必破而尤來在山陽者勢當潰走若以君之威力擊之則成擒耳躬善其言遂以其兵去鄴而趨尤來世祖即命吳漢襲奪其城躬敗還鄴而漢殺之孫策之渡江也廬江太守劉勲新得袁術之眾而貳於策策深惡之時豫章上繆宗民萬家保於江東策語勲曰上繆吾之疾也然欲取之而路非便以公之威臨之無不克也勲信之而行策遂以其輕銳襲拔廬江而盡降劉勲之眾政慕容垂所以用之弊秦而復燕祀於既亡也夫與人為敵乃受其甘言而從其所役未有不墮其畫中者也法曰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傳曰成敗之機在於善察人之言堅於垂之言也慮其所以為利而不慮其所以為害一失其機於無以察人之言而遂至於喪貽人之於慮察也可得而忽哉嗟夫以堅之晚而昏悖自用雖景畧尚在固將不用其言而亦無以救秦之亡矣

### 宋武帝

天下之事日至而無窮而吾有以應之莫不中理者在乎善用其機況乎爭天下之利處兩軍之交不得其機以決之則事亦隨去矣蓋機之為物不可以期待不能以巧致者也卒然而會迅忽眈微及其去之疾不容瞬先機而起於機為妄赴後機而發於機為失應是以御天下之

事於一已而權不移。制天下之變於無窮。而智不詘。夫機有待之百年而不至者。有居之一日而數至者。待之百年而無可乘之機。則吾未嘗遲之。而求於先發。居之一日而機數至。則吾未嘗厭之。而怠於必應。嗚呼。人能知此。然後可與濟天下之大業矣。昔日越王勾踐辱於會稽之棲。迨其返國。苦身焦思。拊循其民。求有以報於吳也。蓋七年而民求奮於吳。其臣達同大夫種。范蠡之徒止之。以為未覩其可乘之機。以發之也。於是乎斂形匿跡。以伺其隙者。凡十八年。一旦吳王空國北從黃池之會。遂一舉而敗吳。再舉而亡之。西晉自永嘉之亂。羣雄四起。而分中原。元帝竄身南渡。收區區之江左。以續宗祀。而羣雄自相搏噬。驟興驟滅。百年之久。至於苻堅并兼畧盡。乃空國大舉而圖江南。遂及淝水百萬之敗。反未及國。而慕容苻之裔並起而乘之。垂收陝東。而冲亂關右。苻丕坐困鄴城。求我糧援。既而垂以幽冀之民。僅死殆盡。其黨潰叛。退保中山。堅冲相持。其勢俱憊。於斯時也。可謂千載一至之機也。晉人有能乘燕秦相與之餘。因淝水克敵之勢。選師擇將。而命二軍。一軍北收鄴城。以舉燕他。一軍西趨咸陽。而定關隴。據舊都之固。復七廟之墜。鎮撫士民。以殄餘黨。則武帝之業一朝可復。而大恥刷矣。晉人撫機而不知發。乃方出師漕粟。以慰其既來。而尺土不獲。而師以喪敗。此謝安以氣怯而失機也。宋武帝以英特之姿。攘袂而起。平靈寶於舊楚。定劉毅於荆豫。滅南燕於二齊。克譙縱於庸蜀。殄盧循於交廣。西執姚泓。而滅後秦。蓋舉無遺策。而天下憚服矣。北方之寇。獨關東之拓跋龍北之赫連耳。方其入關。魏人雖強。不敢南指。西顧以議其後。而秦民大悅。以謂百年憤辱。去於一朝。



相與涕泣而留之。以其為漢室之裔。乃以長安十陵咸陽宮室以動其情。使武帝因三秦悅附之民。治兵蒐騎而留拊之。通江淮之漕。下巴蜀之粟。舉荆豫之師。發青齊之甲。以拔趙魏。從事於中原。則天下之勢不勞而遂一矣。然其席不暇煖。舉千里之秦。屬之乳祿之兒。引兵遠還。無復顧慮。大違秦民之望。蓋一舉足而赫連躡踵以收關中。如探物於懷間。此宋武以志卑而失機也。察夫宋武之心。非以秦雍為當損。而趙魏為足憚也。然其亟去而不顧者。蓋以其艱難百戰。凡所以造宋之基業者。皆在乎江左故也。往日南燕之役。盧循乘虛而下。幾失建業。今之速返者。畏人之議其後。而為盧循之舉也。此所以輕捐關中而不顧也。又其起於漁樵匹夫之微。崎嶇轉戰。以經畧江左者。凡三十年。今之西師者。徒欲成敗晉之資。而其志慮之所在。亦曰代晉而已。未暇為王業萬世慮也。使司馬氏卒不復見中州之定。而羣敵遂為不討之讐者。由再失天下之大機也。嗟夫！集大事者。忌夫志卑而失機。宋武兼之矣。

### 揚素

戰必勝。攻必取者。將之良能也。良將之所挾。亦曰智勇而已。徒智而無勇。則遇勇而拙。徒勇而無智。則遇智而蹶。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濟智。然後以戰必勝。以攻必取。天下其孰能當之。昔者揚素之於隋。可謂一代之名將矣。而賀若弼評之。謂其特猛將耳。非所謂謀將也。甚哉弼之過於自負。而輕於議人也。隋自平陳之後。素已為統帥矣。其克敵斬將。功策為多。既俘陳主。而江湖海岱。羣盜蜂起。大者數萬。小者數千。而素專閩外之樞。轉戰萬里。窮越嶺海。無向不滅。已而